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虎爪山王
侠丐木尊者
青门十四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军
 终审 刘秀斌
 复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军 薛飞飞
 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虎爪山王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侠巧木尊者
 青门十四侠
 (全集第30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47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708-8/G·1582 定价:22元

目 录

虎爪山王

- 第 一 回 护镖车 雄关逢大盗 3
探秘篋 客馆遇高人
- 第 二 回 金铁交鸣 山中观比武 12
溪山如画 柳下侍垂纶
- 第 三 回 戏凶徒 寒光喷水箭 22
探盗窟 蛇影舞鞭丝
- 第 四 回 电掣雷轰 群顽授首 38
功成身退 一女旋归

侠丐木尊者

- 第 一 回 持杖锄凶 解纷逢丐侠 57
浮杯竞渡 结衅起龙舟
- 第 二 回 无意遇良朋 流转江湖闻异迹 68
多情成孽累 缠绵生死失仙期

第三回	置酒坐青松 踏花行白刃	石顶飞觞 刀头比武	清游若绘 奇技如神 93
第四回	扫毒遣灵禽 扶危怜弱女	舞电飞光 祸淫福善	同诛众恶 总结全书 119

青门十四侠

第一回	朗月寒星 金丸白刃	惊来巨寇 喜遇高人	135
第二回	有美泄机 无心涉险	禅关开秘扇 黑夜坐深渊	175
第三回	巧得宝珠 穷穿螺径	飞丸诛毒蟒 游子困荒山	196
第四回	斜日照高林 回风消野火	十月丹枫红似焰 千山银瀑雨如泉	204
第五回	冷雨凄风 飞霜掣电	古刹杈栖逢野魅 惊魂乍定得龙钩	210
第六回	古洞杈栖 荒山遇魅	石枕梦回惊异啸 金星霆击救天人	217
第七回	比剑习飞丸 温言矜雅谑	与我周旋宁作我 为郎憔悴却羞郎	233
第八回	妙语喜双关 痴心悲片面	判袂殷勤情曷限 临风惆怅恨难穷	253
第九回	勤觅驻颜方 频挥知己泪	白发深情怜爱侣 红颜苦意脱灵鸳	263
第一〇回	诉缠绵 伤摇落	再作投怀燕 同飞比翼鹞	294
第一一回	着意温存 关心危难	分柑怜素手 比剑失虹勾	299

第一二回	采仙桃 惊逢毒蟒 飞彩练 巧遇毛人	332
第一三回	怪病失芳华 绣谷双栖成苦忆 仙山寻旧侣 银潢咫尺漫相思	349
第一四回	虎跃猿腾 丰草长林驱兽阵 星飞电舞 金丸宝剑戮凶群	353
第一五回	急难遄征 穷途怜慧婢 殷勤侍疾 美意感芳心	361
第一六回	厉出地中 魅影泉声惊鬼子 人来天上 银虹电闪戮妖魂	375
第一七回	古洞读丹经 隔世重来完夙愿 荒林援静女 柔情密意许双栖	390
第一八回	归志恋宫墙 万道毫光从地起 冲霄驰骥足 一声长啸乱云飞	430
第一九回	并辔驶遥天 迢递关山求道诀 奇香生绝壑 溟濛烟水觅灵葩	440
第二〇回	无意遇仙缘 比翼鹑寻红寿草 有情成美眷 并蒂莲共素心人	446

虎
爪
山
王

第一回

护镖车 雄关逢大盗 探秘筐 客馆遇高人

陕西潼关，为河南、山西入境要道，西北诸省商贾往来，都须由此经过。当地南负危崖，北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昔年商客多由驿路大道按站投宿。秦、豫两省民俗虽然淳朴，生性却极强悍，加以山河险固，地旷人稀，游民往来，良莠不齐。遇到太平年月还好，每逢水旱变乱之际便伏莽四起，盗贼纵横。荒山穷谷之间，时有盗贼盘踞，出门人稍不谨慎便落虎口。不论官商行客，除非真正武艺高强，或是享有盛名、与绿林中人常通声气的镖客武师之类，谁也不敢错过宿头。潼关为三省往来要道，来去两路的站头相隔均远，所有行客，都要在日落以前，赶到潼关住上一夜再走。

这一年，正是暮秋天气，关东街上忽然来了一辆镖车。车只一辆，货也不多，镖师连下手和跑趟子的竟有七八个之多。除车上坐着两人外，余均骑着快马，一到便往东头一座最大的通商客店驰去。店伙早就得信，备好上房，因为这镖车乃北五省最有威望的武胜镖局，总镖头杨武、副总镖头朱大成本领高强，威名远震，交情又宽，自立镖局以来从未失风。因为常时往来潼关路上，

店伙全都认识，一见货少人多，保镖的竟是朱大成亲自出马，料知所带必是红货，早纷纷抢上前去，请安招呼，帮同把那车上行李搬了进去。大成见店伙所备乃是一所独院上房，一排五间，东边马棚，西边还有两间厢房，地势宽旷，屋宇高大，连马带人都可住在一起，院中还有两株大槐树，正是前几次住过的好地方，心甚满意，率领众人进屋坐定。

店伙沏上茶来，端来脸水，笑问：“朱爷用什酒菜？我好预备。”朱大成刚要答话，猛瞥见另一店伙由对屋持了扫帚走出，心中一动，忙问道：“此时不是上路时候，这屋客人刚走么？”店伙赔笑道：“再休提起。这五间上房，原是小店专为带有家眷的过往官府和诸位达官爷住宿之用，不料七日前来了几位客人，小的见他们气派甚大，又同着两位女客，正当客满，只空着这一个院子，他们又不计较店钱，便请了进来。因他们共是六人四马，无什行李，只内中两人各带着一个小包裹，以为是往华山烧香的客人，明天必要起身，哪知住了两天，只在屋内饮酒说笑，步门不出，好似有什约会，在此等人，因来时曾说，带有女眷，不奉呼唤不许入内，先前未作理会。到第二天晚上，店东觉着奇怪，命打更的暗中查探，隔着门缝偷看，见里面人影往来，天已深夜，还不曾睡。正想借故进去，便熄了灯，什么也未看出。第三天早上，内中一位年轻客人忽将我唤进，说他们要往灵宝访友，回来去往华山进香，本定六人同行，因一同伴生病，故此留在店中调养。等他们回来，同去华山，店钱照给，只不许惊吵病人，回来多赏酒钱，随即走去。留下那人年约三十多岁，人甚秀气，说是生病，每日只坐在房里，躺在炕上，从未请过医生，面色不好，说话也有气无力。问他什病，他只摇头，说是无药当中医，养养就好。我们因他不短店钱，柜上存着银子，也就不去管他。那客人姓沈，每日只喝一点酒和一大碗活鲤鱼的清汤，别的什么都不吃。今日午后，

我进房送茶，见屋内忽然多了一人，正在谈话。沈客人好似生气神情。跟着便命预备酒菜款待来客。因在后院，地势僻静，旁边小门内住有内眷，又被客人包去，外人不会走进，如是熟客，事前必向我们询问。来客对直走进，好似走熟了一样，出问店中同事，并无一人看见，心方奇怪，跟着朱爷便派人来要上房。敝东因今日客多，虽有两间，均不合用，一想院中客人只有一位，却占了五七间房，想叫我和他商量，暂借一夜，以免得罪老客。我因人家房已包定，店钱不少，只有多给，行时又说不许惊吵，敝东只图做买卖，这话怎么和人去说？事有凑巧，他竟找了我来，才一进门，便问道：‘我一人占了你一个院子，你们来了熟客，如无处住，不妨向我暂借，好在我那几位朝山朋友要过好几天才来呢。’我闻言自是高兴，刚跑出去告知敝东，向他道谢，他竟比我还急，立问：‘所换之房现在何处？要换无妨，但我怕吵，大小好否不拘，必须清静，否则不换。’我领他去连看了两处，都说不好。我们既然答应跑趟子达官爷，说有上房，到时没有，如何交代？他又一点不通商量，最后逼得无法，姑且把他引往后偏院小屋以内，那原是伙计们冬来值夜班和更夫打盹的地方，只有一个小炕，又黑又脏，万想不到他会中意，一到便说这地方好，当时搬了进去。寻他的那位客人已经早走，彼时店中人多杂乱，事后问人，谁也未见他走出，如非那客人生得文弱，真教人起疑心呢。”朱大成闻言，情知有异，便留了神，故意笑对店伙道：“你们也太多心，这几位明是去朝华山的上等客官，有什可疑之处？”店伙诺诺而退，自去预备酒饭不提。

店伙一走，朱大成便把随行两个副手唤至面前，低声说道：“我们这趟镖关系太大，尤其是去年总镖头不听我劝，与人结仇，这场过节至今不曾叫开。我早料到潼关路上早晚必定生事，这次一上路我便疑心，果然走出不远便接警报，虽仗着一路小心，防

备周密，不曾出事，到底路还没有走一半，越往前越不好走。这里到阆乡、灵宝一带，又正是对头巢穴、势力之地。店伙说那男女客人，与前日所遇三男两女，人数正对，只多了一匹马。这姓沈的无故让房，好像早知我们要来的神气，事太可疑。今晚该班的两位弟兄必须格外小心，饭后快先睡去，半夜里起来好有精神。”内中一个外号双翅虎姓韩名福的接口道：“这怕什么！咱们弟兄不是什么好吃的果子，这多年几时失过风来？何况这次还有二弟你亲身护送呢。”朱大成悄声答道：“韩兄你也是老江湖，如何说出这样话来？天下能人甚多，我们不过没有碰上，平日对人周到谦和，手眼较宽罢了，真要遇上事，照样扎手。自来盛名难继，越有名望越大意不得。此时我有点眼跳，就许出事。诸位弟兄不要走开，索性开门见山，借着承他让房为由，前往道谢，一探用意。如是对头，不必说了；如是事出无心，或是正人君子，借此交一朋友，也是好的。”随即唤来店伙，拿了名帖，前往面谢。

走到后偏院，小屋门前立定，店伙持帖入内，自在外面留神察看。那小屋窗子已破，炕在窗前，由外望内，只见炕上躺着一个身材瘦弱、文人打扮的中年人，本在闭目养神，店伙入内告知来意，说是武胜镖局镖师朱大成拜望道谢。那姓沈的答道：“我与他素昧平生，并非为他让房，何谢之有？再说我又有病气弱。你回去对他说不敢当，病好再行回拜。话说好一些，他们这些会武的人不能得罪。”店伙只得退出。大成见那人语声微弱，面有病容，听口气并未看见自己人在窗外，不等店伙开口，打一手势，转身便走，暗忖此人神情不像是个会家，事情偏又那么可疑。回房与众商量，也识不透真假虚实，只得嘱咐众人小心，饭后各自轮值安息。

大成所保红货价值巨万，尽是珠宝翠玉之类，装在小牛皮箱内，打成一个包裹，与行李杂在一起，另外两口大皮箱放些制钱，

装着金银贵重之物，抬时分量沉重，故意做出格外当心神气，可是这些行李包裹多不打开，与皮箱散放房内，外人只当皮箱贵重，绝看不出哪一包是藏有红货。大成心中有事，不敢入睡，自在里间静坐养神，事前故意把两只伪装的皮箱抬向自己房内，以便万一有事，鱼目混珠，真的红货仍听其与行李包裹一起，散放外处，表面作不经意，实则后半夜值班的均是镖局能手。另外中间屋内还有四人，均是精明强干、久跑江湖的镖局中人。

夜已三更，并无动静。外屋两人，一个便是那韩福，另一个名叫赵子明，人最机警，正和韩福谈论，说：“再过一两更次如无变故，今晚便可平安度过，只要一过闾乡，出了龙虎口那条山沟，再往前去，到处都有接应，就好得多了。”韩福冷笑一声，方欲答话，猛觉一阵风来，昏灯摇摇，当时人一迷糊，眼睁不开，仿佛要睡。等了一会，清醒过来一看，对面赵子明伏在桌上，刚刚抬起头来，因是同睡同醒，以为不过一时神倦入眠，微一闭眼，并未入睡。赵子明虽觉得自己好似睡了一会，因韩福先醒来说，也未在意，忽听得梆声起了四更，方始惊异。韩福首觉三更刚过，怎会这快便打四更？一看室中包裹行囊，仍似原样未动，又无什么警兆，同时，外间堂屋已有两人醒转，互相低声说话，决不似有什警兆神气，昏灯之下，也未去包裹行李堆中细看。后来还是赵子明见桌上灯花结成一个如意形，有指头大小，想起前事，一面剔灯，低声笑道：“我向来熬夜不乏，不知方才为何那样疲倦，竟睡了一个更次。幸亏韩兄未睡，也无什事。否则，这样值班，岂非笑话？”

韩福闻言，猛然惊觉，知道自己也必睡了一更，心中惊疑，不顾答话，忙赶过去，就着灯光细一察看，所有行李包裹都在，只短了那藏有红货的一个铺盖，当时吓得通体汗流，刚喊得一句“不好”，大成本未睡熟，也赶了出来，得知经过，都是又急又气，

略微寻思，勉强把气沉住，向众说道：“这趟镖如若失风，不特我与总镖头的多年英名付于一旦，也没法赔还人家。上天下地也须寻它回来，否则如何做人！对头本领真高，就说韩、赵二兄一时疏忽，我在里面并未睡着，怎会房门未开丢了东西，我连一点声音也未听见？我看方才二兄睡得太怪，多半受人暗算失去知觉也未可知。货物已失，留此无用，莫如大家分头搜寻，也许发现一点线索。愁急无用，办事要紧。不过对头本领定必高强，遇上时不可随便动手，先用我们旗花发一信号，以便应援，然后先礼后兵，与之理论。”说罢，留下一人看家分头出外。先就残月斜照在院中察看，见前窗留有水湿痕迹，柳树桠上放着一个铺盖卷，正是失去之物，依然包得好好。忙取下来一看，内中珍宝已全数失去，里头却放着一柄黄杨木如意，雕刻甚精。大家都是久跑江湖的人，竟想不出那木如意的来历，情知有心为难，没奈何只得仍照前议，分头追赶。

刚刚纵出墙外，大成忽想起那姓沈的病人可疑，便令众人先行，重又回店，纵向后偏院，掩向小屋窗前往里一看，哪有人影在内？越知所料不差。因见室中昏灯如豆，残焰无光，炕头上有一小箱，包裹中横插着二尺来长一条，好似兵器之类，意欲入内察看，刚刚进去，走到炕前想去解那包裹，忽听身后有人说道：“我当你是个好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欺我病中力弱么？”大成已听出姓沈的口音，又急又愧，连忙闪开，残灯之下，望见对方虽仍是满脸病容，语声微弱，但那一双眼睛神光炯炯，精芒远射，一望而知是个内家能手，无奈情急心粗，没有查出底细便私入入室，偷看人家东西，不由愧悔交加，无言可答。呆了一呆，见对方目注自己，并无怒容。猛想起自己耳目何等灵警，此人由外进来，到了身后，怎会不曾警觉？并且下来时节，曾在房上回顾，并无人影，此人行动之快，从未见过。听那口气，也不是盗镖的人，当

此危急之际，莫要遇见异人，一不小心失之交臂，何不老着脸皮明言相告，看他如何，再作道理。想了一想，便深施一礼，带愧说道：“明公休得见怪。实不相瞒，在下朱大成，学业不精，今晚在店中将镖失去。在下死不足惜，无奈此事关系好些人的生命财产，敝镖局多年谨慎小心，所博微名也要失去。对头本领高强，来去无踪。一时情急无计，想起明公孤身居此养病，今日让房，事太凑巧，也许得知对头来历，意欲来此探看请教，不料明公深夜远出，越发生疑，不合冒昧入门。今见明公，才知是位正人奇士，敬祈恕其无知之罪，指点明路，感恩不尽。”

姓沈的微微一笑，便让大成同坐炕上，说道：“你这人倒还实在，不似别的镖师那等习气。你那对头甚是厉害，脾气又极古怪，去的人如胜不过他，碰他高兴时候，虽受点苦，还不妨事。一个不顺他眼，或是话不投机，休想活命。我又有病，不能同行，并且还有约会，无法分身。以我之见，关中九友以外，只有一位老前辈能够制他，日前恰在离此地五十里的铁山梁访友，听说过年才走。最妙的是这位老人家年将过百，已有多年不曾往中原一带出面，人都当他早死，出其不意，必能成功。你只能把这位老人家求了同去，立可取回原物，并为行旅除去一个大害，不是好么？”大成闻言，喜出望外，连忙拜谢，请问名号与那位老前辈的来历。姓沈的道：“我名字暂时不便奉告。老人姓石，乃当年雁山六友之一，我本来等病好也要寻他求办一事，无如上月无心中做了一件他不愿意的事，以致无颜求助。你此去真是一举两便。你那对头姓名，你到前途自然知道，此时却说不得。老人家如若问你，怎会知他踪迹？可照我所说，实言奉告，不可说句假话，不问却不要说。你人甚聪明，这位老前辈貌相清奇，一望而知。此去途中，无论遇何阻拦横逆，不可计较。见时如若不肯相助，任何折辱也须忍受。你只看他发怒骂你，越有指望，两道寿眉往上一扬，就

成功了。”大成一听，那位老前辈，竟是当年威震江南，独掌开山，惊走皇四子，连败十七名铁卫士，雁山六友中的第二位老辈剑侠石铁华，已有三十余年不曾出世。自己还是幼时听父师传说，人都当他已死，或是道成仙去，不料尚在人间。如能求得此老相助，不但将镖夺回，并还可得点指教，越发心喜。此人既与相识，真年纪必在不小，分明也是一位前辈异人，忙又跪拜称谢。姓沈的笑道：“不须如此多礼，倒是你那同伴内有两人，所追之处正是对头去路，一个不巧，也许被他擒去。你也不必忧虑，只照我所说，天明起身，赶往铁山梁。照你脚程，到时，石老前辈正在那柳塘旁边闲坐钓鱼，或是指点几个老友的曾玄后辈武艺，还未归吃早饭，到时正是时候。他也许留你往卫家吃饭，你也无须客套。他说一句你听一句，包有好处，就这样办罢。”

大成听罢姓沈的所说老侠，便是雁山六友中的石铁华，不禁喜出望外，谢教之后，忽想起对头的姓名还未得知，忙又请问。姓沈的异人答道：“你那对头，便是隐迹已久，昔年纵横黄河两岸，号称中条三雄中的头一个，虎爪山王马天豹。此人自二、三两雄死后，虽未洗手，但久已不出走动。他那孽子马雄，几次想要重理旧业，老的因为自己拥有大片财产和数百顷山田果林，养活旧日这班徒党，足够浇裹，年纪也有七八十岁，生平结仇虽多，从未失闪，绿林中人能有这样福寿的实在太少，故不答应。谁知马雄和乃父年轻时一样，性情刚暴，有我无人，又是老马老年所生独子，从小娇惯，越发胆大任性，虽未公然打抢，但不时带了徒党出外，遇上有油水的商客，照样下手。仗着老马为人义气好交，不特旧日徒党不曾散去，有人前往投他，照旧结纳，所养能手甚多，从未失风，近年越发骄狂，公然做了旧日行当，只瞒着老马一人。其实老马也是装聋作哑，无可如何。不过他们小案子不做，每次行劫，至少也要离他所居的虎爪山五七百里以外，向不在本

乡本土作案。不过这里离虎爪山才二三百里，竟会寻你晦气，以前必有过节。来人可曾留下什么记号么？”大成说起木如意，姓沈的把眉头一皱道：“怎么此人也被小贼网罗了去？无怪适才我见那人身法异样，有点眼熟呢。既是这样，不等天明，你就走罢。如到铁山梁天还未亮，人却不要进去，以免上来见不到石老侠，吃他避去，事就难了。不过如意子轻易不伤无名之辈，你那两个同伴许不妨事了。”大成匆匆领教谢别，赶回房内，告知随行诸人务要镇静，韩、赵二人如果回来，令其留守，不要张皇，自有道理。随即结束起身，往铁山梁赶去。

第二回

金铁交鸣 山中观比武
溪山如画 柳下侍垂纶

这时天还未亮，大成心中有事，纵出墙去，便加急飞驰，五十里的途程，一会儿便赶出一半多。眼看残月挂树，繁星在天，暮秋夜长，东方尚无明意。忽想异人既说必须天明之后始可进入铁山梁，怎么令我即时起身，这是何缘故？边想边跑，因觉前途将到，惟恐到得太早，石老侠未出垂钓，错过良机。如在山口外面逗留，生人到此，又易引起山民疑心，刚把脚步放缓，忽然起雾。

大成虽然练就夜眼，似此大雾，也难分辨途径。那一带地势曲折，歧径甚多，路本不熟，不觉岔向另一山沟中去。因为知道铁山梁乃两峰对峙，交互若门，那山沟形势不像，以为方向不曾走错，当是应由之路，也未在意，雾气又重，全凭目力与山行经验和所折树枝分辨途径。起初不曾留心，后来越走越远，算计早该到达，怎未见那峡外高峰，地势反倒平坦起来？觉到走错，已将山沟走完。浓雾渐消，听得四野鸡声此应彼和，东方也有了曙色，跟着日出天明，晓烟溟蒙，满地霜华。遥望远处田陇间，已有人影闪动。一团昏蒙蒙的日影刚从地平线上涌起，到处静荡荡的，前面尽是平地，所有山峦均在来路左侧一带，才知把路走错。